

梁启超全集

第十九集 函电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
启
超
全
集

第十九集

函电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14ZDB042)成果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函电一/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300-16843-2

I. ①梁… II. ①梁… ②汤… ③汤…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全集 IV. ①B25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1338 号

策划编辑 王琬莹 杨宗元

责任编辑 吴冰华

ISBN 978-7-300-16843-2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启超全集 第十九集 函电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Liang Qichao Quanji Di-shijiu Ji Handian 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46.75 插页 3

定 价 8980.00 元 (全二十集)

字 数 737 000

前　　言

梁启超逝世后，他的好友丁文江（在君）和梁氏家属向梁氏亲友“征求任公一生的书札”，“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胡适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说：

梁先生死后，许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担任写任公传记的事。在君自己也有决心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在君替梁氏家属计划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书札。这个征求遗札的计划的大旨是请任公的朋友把他的书札真迹借给梁家钞副本，或照相片送给梁家。

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这样的大成功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

这近万封的信札就是这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最重要的一批原料。^①

照此说来，“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这些函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曾将部分札录，但也有大量函札，《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没有记录。其中且有数量很大的，如写给汪康年、汪诒年兄弟的信就有 49 通，写给江庸的信有 50 通，写给林献堂的信也有 21 通。

梁氏函电第一部分，除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辑出外，还

^① 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1 页，台北，世界书局，1962。

从各种报刊或原件上辑出，有的迄今尚未公开，今分别辑入，注明出处藏所。

二

梁启超的家书，有在 1899 年至 1900 年流亡日本之初，曾写给他夫人李蕙仙的信 3 通。另有写给子女的信很多，即《给孩子们书》，中华书局曾予影印。

199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影印说明”写道：

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因编辑《梁启超集》之需，经吴晗先生商得任公先生哲嗣梁思成教授同意，得以借到一批梁启超书信手迹，准备收入文集。不久，“文革”肇端，《梁启超集》的编辑工作因此中辍。所幸这批书信三十多年来一直保存完好。目前，梁集之出版尚需时日，为应各界之需，现由中华书局将这批书信手迹先行影印行世，以飨读者。

《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共辑入梁启超书信三百九十四通（其中含少量电文）。这批手迹大部分是写给子女的家书，另有一部分是写给杨度、张君劢、段祺瑞、唐继尧、刘显世、陈炳焜、李耀汉、梁季宽、徐树铮、罗家伦等人的函电。从时间上看，主要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其内容多涉及当时中国的社会政局，诸如民国初年政党间的纷争角逐、分化组合，以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因多是家书，述事抒怀，少有顾忌，从而更能真实反映梁氏对时局的看法及政治主张。

《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除首载《致谭伯笙、黄慧之书》、《致杨度书》、《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书》3 通，末附《×××致梁启超书》7 通外，都是写给其子女梁思顺、梁思永、梁思成等的，共 391 通，时间为 1912 年 10 月 5 日至 1928 年 10 月 17 日。

又据林洙《梁启超家书》说：

任公一生给子女的信自 1911 年—1928 年约有 400 多封。其中给长女思顺的信就有 344 封。在 1911 年—1916 年致思顺信的内容主要涉及他的政治活动及行迹。1918 年以后给思顺的信，内容涉及较多的是家务事，这部分信本书只选了少量的几封，因为本书编辑的宗旨不是为了

研究梁启超这个人物，而仅仅是供青年人修身养性、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参考。

1924—1928年，任公将几个大的子女都送往国外学习，因此在这个时期他与孩子们的信件往返十分频繁，内容着重在子女们的个人修养及学业方面，这批信是梁氏家族的一个宝藏，也是本书所辑录的重点。其中除了给思顺的信外，计有给思成、思永的20封，给诸儿女共读的61封，单独写给思忠、思达的各2封。但是即便是给个人的信对其他孩子也都有教育意义。^①

说是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自1911年至1928年有400多封，与中华书局所辑394通相近。

今据《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并核对和补充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林洙《梁启超家书》，辑入400余封。

梁启超的书信讲述了真实的历史，展现了“家事、党事、国事无不令人气尽”中艰难前行的梁氏。其中许多函札是首次整理后披露，为研究梁启超其人其事及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汤志钧

2011年11月26日

^① 林洙：《梁启超家书·后记》，25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本集说明

梁启超逝世后，丁文江“替梁氏家属计划”，向梁氏亲友征求梁氏手札，将其中部分函电辑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但《年谱长编（初稿）》辑入时，有的首尾和内容也有删节，这里凡是能够找到原件的，适当补充或注明。

梁氏函札，除《年谱长编（初稿）》外，还有很多散见多处，北京、上海主要图书馆和私人都有收藏，有的数量还很大。今分别辑入，注明藏所。

目 录

致蔡锷书四通	1
致曹锟书一通	10
致曹锟、吴佩孚电一通	14
致曹云祥书一通	15
致长明书一通	16
致长绶卿、麦蜕广书一通	17
上陈宝箴书二通	19
致陈炳焜电二通	28
致陈汉第书十通	29
致陈三立、熊希龄书一通	34
致陈叔通等书九通	36
致丁文江书六通	42
致董康等书一通	46
致段祺瑞书九通	47
致段祺瑞电二通	56
致段芝贵电一通	57
致冯国瑞书一通	58
致高梦旦、陈叔通书三通	59
致何穗田书一通	61
致胡汝麟书一通	63
致胡适书十五通	64
致黄慧之书二通	80
致黄群书三通	82
致黄群电一通	84
致黄遵庚书二通	85

致籍亮侪书六通	87
致蹇季常书三十一通	92
致江庸书札五十通	107
致蒋百里书六通	130
致蒋百里电一通	136
致蒋智由书四十通	137
致经元善书一通	162
致康广仁、徐勤书一通	163
致康同璧书一通	165
上康有为书三十八通	166
致孔希白书三通	227
致黎元洪电七通	229
致李福基、谭张孝等书十二通	235
致李盛铎、陈炽书十通	262
致李耀汉电四通	268
致李仲揆、袁守和书六通	271
致梁伯强、籍亮侪等书四通	275
致梁季宽电二通	278
致梁君力书一通	280
致梁启勋书十六通	281
致梁漱溟书一通	293
致梁子刚书一通	294
致林痴仙、幼春书一通	295
致林迪臣书一通	297
致林献堂书二十一通	300
致林宰平书十一通	335
致刘承幹书二通	341
致刘古愚书一通	343
致刘勉己书二通	346
致刘士骥电一通	350

目 录

致刘显世电二通	351
致龙济光书一通	352
致陆荣廷电二通	353
致吕公望书一通	355
致吕公望电一通	356
致罗惇麐书一通	357
致罗家伦等书一通	359
致罗素电一通	360
致罗文幹等书一通	362
致罗孝高书一通	363
致马相伯书二通	364
致麦公立书一通	365
致麦孺博书一通	366
致齐耀珊电一通	369
致丘菽园书六通	370
致任志清等书三通	376
致善耆书二通	379
致盛宣怀书十通	384
致孙传芳电一通	392
致孙眉书二通	393
致孙中山书四通	395
致谭延闿电一通	398
致汤觉顿书四通	399
致汤芗铭书一通	402
致唐才常、狄楚青书五通	403
致唐继尧电一通	407
致汪大燮、林长民电九通	408
致汪康年、汪诒年书四十九通	414
致汪有龄书一通	454
致文耀等书一通	455

致吴季清书一通	456
致吴禄贞书一通	458
致吴宓书一通	459
致吴佩孚书三通	461
致伍秩庸书一通	466
致夏曾佑书二十五通	471
致萧立诚、雷时若书一通	483
致萧耀南书一通	485
致熊曾綬书一通	486
致熊希龄书一通	487
致徐佛苏书二十六通	490
致徐勤书八通	510
致徐世昌书三通	520
致徐树铮书一通	526
致徐志摩书四通	527
致许笃仁书一通	530
致薛笃弼书一通	531
致严复书一通	532
致颜骏人书一通	537
致杨度书一通	540
致姚咏白电一通	544
致叶惠伯书一通	545
致叶湘南、麦孺博等书三通	546
致王家襄等电一通	549
致王揖唐、王印川书一通	550
致余绍宋书一通	551
致袁世凯书七通	552
致袁守和书七通	563
上载沣书一通	567
上载涛书一通	575

目 录

致张东荪书十六通	580
致张国淦书七通	597
致张坚白书一通	603
致张君劢电一通	607
致张孝准等青电一通	608
致张勋书二通	609
致张元济等书十九通	611
上张之洞书一通	621
致张仲仁、陈汉第书八通	624
致赵恒惕书二通	629
致周希哲书一通	631
致周印昆书一通	632
致卓君庸书二通	633
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一通	635
致大隈重信书五通	638
致柏原文太郎书四通	648
致日本东邦协会书一通	651
致李提摩太书一通	657
致山本梅崖书一通	658
致犬养毅书五通	660
致澳洲总督好顿书一通	663
致澳洲保皇会诸同志书一通	664
致德富猪一郎书二通	666
上品川弥二郎子爵书一通	668
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书一通	670
复友人论保教书一通	674
致《知新报》同人书三通	677
致港、澳同人书一通	681

辞行启事一通	683
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一通	684
游台湾书牍六通	694
致大理院长书一通	706
致滇中将士书二通	707
致与庐诸贤书一通	710
致杭州各界电一通	711
吊黄克强先生电一通	712
致各当道通电一通	713
致在京友人函一通	714
覆国际联盟同志会电一通	715
致《字林报》电一通	716
为新闻风纪起见忠告投稿家及编辑者信一通	717
致《黄报》记者书一通	720
致《晨报副镌》记者书一通	721
倡议筹赈日本震灾通电一通	722
致史地学会同学书一通	723
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书一通	724
为美国同学捐款致学生会函一通	727
致教育部书一通	728
致北京图书馆委员会书四通	730

致蔡锷书 四通

致蔡锷第二书 *

[1916年1月]

松坡吾弟麾下：

时局概势及鄙怀略具前书。今将应报告应商榷之事，条举如次。

伪政府对滇之法，威压与术取兼用。威压计尊处想已知之，吾敢信其悉属无效。彼气已全馁，仅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无一兵可派也。术取之法，首在离间。滇人将军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著力者，则用在京滇人归而运动，闻已派数辈，李即其一。然此辈即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则各军官学生欲脱逃投效者，所在多有，而伪政府即利用此种心理，派人冒充，换入以作侦探。此则在诸贤审其人平日性行及临时察言观色，期于进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当注意者，则敌确已派外国侦探数辈前来。癸丑之役，败于此辈之手者不少，宜慎之又慎。以吾愚悍所及，则凡可疑者，中国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则除之，外国人至少予以监视，重则遣之。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危急之顷，不能空谈仁恕也。

外交之事，因现在仅有云南一省，未能公然著手，必俟两广或四川到手，乃易进行。然唐少川、温钦甫两君暗中极出力，王亮俦亦尽力，现在已著著预备。京沪有力之外人已渐认识我军之价值，法人殊敬重吾弟，表深厚

* 录自《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四期，曲云龙《护国史稿》。

护国运动时，蔡锷在军中收到梁启超书信八封，蔡锷在《盾鼻集》中说：“锷在军中，凡得先生八书，每书动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先生既不存稿，而锷检行箧，仅得其一”。且此一书还删去后一段。据曲云龙《护国史稿》此书为第五书，并“将录存之二、三、四三书及第五书之后一段一并补录于此，以供参考。其中第一书已失之矣。中有梁启超为应守秘密而删去者，今日观之，事过境迁，皆无碍也，故并录之”。

之同情。有重庆法总领安君，吾借孝怀先生名刺为介绍于吾弟，相见时希善遇之。以上一段原拟不发表。吾在此惟曾晤日领一次，余皆未晤。拟致书大隈、松方、犬养；又致书驻京英、法、美、日四使，日内即发。又拟派静生或觉顿往驻日本，若吾能抽空则当亲往一行，旬日即返。此段亦如前拟删去者。

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我军机关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皆受压迫，未知命运能有几日。宁沪久不动，此间立足之困难可想。吾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然皆未发表，稍待时局发展然后于数日间尽发之。盖发布后倘效力不能应时立见，则吾将不复能居此，而于大局甚有妨，故不得不稍忍待也。

伪政府今方以全力谋我，侦探暗杀密布寓侧，屡电严责军使道尹办理不力，情急可想。吾亦以四印捕自卫，室中不用一仆役，惟小妾执炊。吾终日不下楼一步，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乞勿以为念。亮才来电言欲北旋，外电且报其已行，确否？窃计亮在滇诚不如在宁之得力，若犹未行，请勿维絷之。亮眷已代移至津，勿念。敬民嫌疑极重，已不能驻京，今在津，日内当与觉顿偕来沪。季常则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欲借彼稍得北中消息，然现在无信不拆，消息亦殊不易通也。外电称滇政府提取盐税，稽核分所洋员请命中央等语。想是确耗。伍光建前盐务署首席秘书，久以洋务能员著称。尝为人言：军政府实可以硬请稽核洋员离境，将盐税全部自由处分。盖稽核分所本为担保外债债权而设，外债本息能否照偿，当北京政府未倒前彼当任其责，若至平和克复，新政府完全成立之时，我新政府亦自能任其责，此时我军占领地实无稽核洋员之必要，不妨以军政府命令护送出境，将来略地至蜀亦然。一则我军可以得大宗收入，一则亦使敌之财政亦陷困难，盐税余款无得可提亦略足制彼死命。对外信用亦复坠地，斯亦足以速其自毙。兹事望决行之，虽于条约有小牴牾，要知外人既不能以兵力加我，则其干涉亦何所施。若云恐失同情耶，则彼洋员并非代表他国政府之人，而实为我之雇佣，其职务实属于我国内部行政之一部分。我出于应急手段而暂遣之，不遣，恐或为伪政府侦报我举动，尤当妨也。可以恐保护难周，暂令避患为辞。因彼为中央任命之官，恐军民误会云云。外人安能苛相责备，感情虽伤亦有限。而他方面尚可别图良感之昂进，可无顾虑也。此实目前财政救急之第一策，望断行勿疑。但当其冲者须用一稍善于辞令之交涉员耳。京电谓已有令滇中国银行筹备处毁兑

换券，不知该券已运到否，尚保存否。黔行之必能保，则可悬断矣。蜀若得手，亦宜首注意渝行，保得此物为要。军用票久为蜀黔民所苦，若能勿用则宜勿用。吾今颇思筹得一款，在日本定造镍币若干运来，若得实值三十万之镍币，其名值可至三百万。现在内地所最缺乏者，辅币也。若得此款善推行之，实民所乐。因以吸集现银以充准备，则虽发千万以上之换券而信用不坠。今正设法筹集此项资金，能否筹得不可知，尽吾兄力而已。此时军政府若能不别发军票，即将所到之地所有中国银行券尽数提取，以渐发行，而别出五角、二角、一角之三种小票，以为之辅，使与银行券严保十进法。一面多铸铜元，应此种小票之兑换。亦救急之一法也。

尤有最要之一事，请将自筹安会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项事宜唆使之密电全份录出交此间机关报发表，将彼阴谋尽情暴露。盖非此不能抵参政院反唇相诘之口实，且于外国人之观看关系极重。而前有派幼苏驻港之议，不审幼刻能离滇否。即不尔，亦须别派人来，海防亦宜有人。通信机关见扼，痛苦至不可状也。

又闻尊处近仍有多电寄沪，此间不能接到一通，闻敌正设法搜索密电本云。尊太夫人曾有书到津寓，询弟所在，并有谕帖与弟。想今早别有府报。原件已焚去，希谅。又续得川中书言伍祥祯近日甚堕落，大失军心云云。果尔，则此一旅亦不足平。又闻彼于我军起义前已来通款，确否？

致蔡锷第三书

[1916年1月]

松弟麾下：

行人未发，续有应相告语者，拉杂写为三书。数日前路透电忽传有段芝泉脱逃来宁沪之说。路透久被贿收，曷为肯传此耗，识者方滋疑诧。近闻段实被诱脱走，而于中途遇害。此说似确，贼险恶手段，真无所不用其极。

冯华甫可谓竖子不足与谋。最近一两日间殆已失其自由，其幕下参与大计之诸贤已悉被伪政府驱逐而不能庇。恐此公为段芝泉之续不远矣。吾屡警

告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彼不能用，是以及此。益可信意志不强者不足与共大事。惜乎此公质美未而闻道也。今东南大势视数日前正剧变，同人应变之方约分三派：急进派主张直从下起，不顾成败，但求助西面声势，使敌狼顾不敢分兵西指；慎重派主张仍酝酿不动，以待此中之变，但使华甫一日不离宁，则终有可以利用之一日；折衷派则拟由彼军队拥胁使起，若办不到，则仍勿动。吾颇袒后说，然机局瞬息万变，亦不能刻舟也。

张勋最猾险可恶。尊处发与南京、徐州、南昌、南宁四镇之密电，三镇皆秘守；惟张独以告密于北京。幸吾未与布腹心，不尔，几为所卖。

伪政府昌言征滇，只是虚张声势。曹锟虽奉命，至今犹逗留岳州，且密电所亲，求代关说免此行，其中缓可想。调张敬尧所辖原驻南苑之军南下，索饷要挟，几成变。今仍节节逗留观望，未知何时能达宜昌，即达宜昌，亦岂有救于川耶。此外则彼亦更无可调之兵矣。闻彼此数日内对于用兵威滇一节，亦已断念；惟力求敷衍离间胁迫他省，使勿响应。其对付东南各镇则既已精疲力殚，至于黔桂，计决非彼所能动摇。惟滇之起义已及半月，而此两省态度尚未明了，颇难索解。据此间同人所推测，想是欲弄彼以攫取若干饷项。惟鄙意颇不谓然，与此狡贼斗智术，岂易操胜算，实恐反授以隙而为彼所乘。吾以此警告华甫，彼不能用，今殆败矣。黔桂虽形势稍殊，然终不可不虑。且先声夺人亦军事一种大作用，滇起而黔桂久不应，外国且渐致疑于我之实力；而东南诸镇之观望者愈多，愈益怯懦，其所关非细也。数日来黔似已动，而桂仍寂寂，此间已有人赶诣南宁陈利害，愿尊处更力促之。

日本警告之举，本为彼政府系之单独主张，即所谓外务省系。元老及陆军系乃至在野各党皆反对之。议会开会即以此为攻讦之第一口实，彼政府亦几乎不能自持，遂将变其主张。吾南下时已闻对日交涉渐次得手，当十二月二十左右，交换条件殆已完全成立。及义师一起，而日本全国态度乃大变，政府系自以观察不谬大鸣得意，反对派亦尽屏息。今全国表同情于我如潮斯涌，伪政府派周自齐为特使送礼乞怜，而东邻婉拒屡宕行期，即此一著，老贼之气已夺矣。按此段原批删去。

有自北来者，言老贼确已病重，都中人参尽被搜买，价为之飞涨。元旦入贺者见彼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识云。津报载有太子监国之议，其原因